



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之五

後集

寧國縣知縣前纂修 國史鴻臚寺序班男完編次
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孫壻洪鐘校摘

序

自得齋詩文集序

自得齋詩文集者錢唐葉盛維新集其祖元浙江儒學
提舉公之所著也惟葉初括蒼之松陽人以維新之十
六世祖銀青府君居元祐黨籍持節濤江遂為杭人後遷
嘉禾其子孫青紫蟬聯儒術相業在宋盛時人鮮與儼
公生於其族實宋吏部尚書贈開府儀同三司南陽郡

公謚文康之六世孫夷考文康以積學從政正色立朝若居臺閣而擊韓侂胄之姦任侍從而定建儲之策述禮經會元以明周公建邦立極敦禮崇樂之要且文章政事誠表_上偉_上於當時者也公承其家學於書無所不讀其所長者春秋與時之名士曲江惟善錢公嚴陵道原魯公暨陽蘆夫楊公皆以是經名重浙水東西若公之詩文尤春容浩瀚其理致體裁究其所至殆追古之作者惜乎歷年滋久中經變故散佚不存者多今維新所集蓋不過千百而什一也然物之貴者不在乎多與其多而不足為人所貴是亦徒多也以是集而觀其

所存者皆精金美玉值識之者必自以為貴有不在以多為尚也茲維新將鐫諸梓以垂後傳遠請予序其端予念先君子上高令實授經於公門者嘗命予刻公先世之禮經會元以資後學迨今未能應命方日以為歎遣維新以是集請序故不敢以不文辭夫大家世族之子孫豈皆能以承珪襲組之為尚其所尚者要不使祖宗之風聲氣澤不與海桑俱化斯可矣若維新讀書敦行具謙_上君子之風而又能勤_上懇_上收拾乃祖之詩之文於散佚之餘將以昭之於無窮予於是可卜葉氏珪組之復興不在維新而在維新之子孫也誠兆於此

而提舉公可謂之不死矣是集之傳雋永之者當自得之有不待予言之贅公名廣居字居仲別號自得故集以自得名云

孫尚書文集序

文章固為儒者之一藝然其言能本諸聖賢之道足以扶世立教化今傳後者則不可無也是集者今鎮守浙江兵部尚書番陽孫公之所著公嘗自題曰歲寒拙稿者是也公自少游庠序進德之餘於經史子集無所不讀以其蘊蓄之富發之為文章其步驟率多出入韓柳歐蘇不立異以倍道不騁奇以銜倍溫厚和平明白正

大悉於仁義道德是歸俾真諸今作者之林有不知孰為先孰為後者此公之文也殊不知公自膺鄉薦為進士為郎署出臨藩閩為大叅為方伯入為大司馬至妙膺簡畀累鎮方岳敷歷中外將五十年之久於忠於義始終一心其間若雍容廟堂垂紳正笏以綜理大政衝冒矢石料敵制勝以除大憝暨建大議定大策上致聖德日敷下致生民日遂與古昔大臣有猷有為名垂竹帛者殆不多讓是知文章特又為公之餘事耳由是而觀則公可不謂之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純備以為一代豪傑之士哉欲求公之為人者要不可專以文章為

足以盡公之才也是集也予得之於其同門前福建提
刑按察使方公載道所健羨之頃念與公為斯文交者
非一日且相知惟深故不揣蕪陋始僭為之序云公名
某字原貞以字行番陽之德興人

陳祭酒文集序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章故士之文章其有崇言正
論華國體而闡風教足以範後人者則不可不傳也洪
惟 聖朝自興運以來士以文自任力追古作以鳴一
代之盛而不忝於宣金石昭汗簡者屢有其人焉若今
國子祭酒致仕四明陳公亦其人也公名敬宗字光世

別號澹然出自名族幼席家庭詩禮之訓甫冠游庠序
荐以文行之懿膺鄉薦登永樂初科進士第入翰林為
庶吉士時 太宗文皇帝入正宸極急於養賢以圖至
治於庶吉士中拔其文行之尤者得曾祭等二十八人
號曰二十八宿公其一也日給大官饌讀書禁林冀其
大有所造就以備超擢由是公以夙負之學暨感 上
之策勵蚤夜孜孜沉潛於經史百氏之中况所講貫者
多鴻儒碩士致學之進有不啻若山之增高水之增深
而致能文之名已昭灼于兩京矣不數年 上慮其少
不更事俾主事刑部綜理之餘謹 上初意於學之所

當務者若文若詩攻之尤不敢少輟未幾值修性理大全等書復膺召入翰林預編纂書成拜白金文綺之賜轉翰林侍講轉國子司業陞祭酒故公於文章愈得專力其間躋其閭奧有非偶然者也於是朝廷有大著述公必是預至四方有求文者亦必多之公焉蓋公之文以學為主以氣為輔動中繩墨與道不相背馳即其奧眇而觀譬之江河奔騰蕩瀟或揚或激波瀾彌布浩上漫上之源有委能使人可驚而可喜誠一代之至文也維時秉制作之柄者若廬陵楊文貞公士奇予聞極口稱道其才不置公知之惟日益進其學益養其氣

殆不追古之作者不止是則公之文今而至此豈一暴十寒而欲求精者之可及哉則人又不可不知也茲公休老于家其邑令重慶賈公奭名進士也有為有守政事之餘所尚者文得公平日所著之詩之文之稿重之猶拱璧不忍其不傳釐為若干卷題曰陳祭酒文集將鈔梓以行于世不遠數百里屬予序其端予念與公同朝有年知公頗深且辱賢令倦上之請不敢以不知言辭姑序其槩於右惟公平生所負之學於人鮮所推讓且剛正介潔蓋撓之不亂澄之愈清正人君子也經事五朝幾五十年若居翰林居刑部居太學其所為所致

本之以忠貞施之以嚴毅終始若一人到于今稱之文
特其一事耳觀公之文者則豈可專以文重公之為人
哉

陳御史詩集序

詩本情性該物理三百篇之作非徒作也有訓誡之存
是以可興可觀可群可怨使人誦之一倡三嘆而有餘
音焉漢魏而降以及唐宋作者非一雖大名家之所賦
亦不免有流連光景模寫物像為可議由是而知詩豈
可易言者邪故後之作者非曰於三百篇不可及求其
音響自能步驟唐人者亦鮮江陰陳君德耜自少負才氣

讀書之暇用工于詩及釋褐為監察御史為憲僉政事
之餘尤無時無處而不在於詩其所賦也浩上乎不啻
若長江大河其流沛然而莫之可遏且其間有典有則
不外唐人者殊多誠如韓子所謂引物連類窮情盡變
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者於君實有焉故其葩華光
彩晃耀人目蓋有不可得而掩者矧有子曰某明經多
學能收拾君之遺稿將刻梓以傳諸人上持以過予求
序其端予憶嘗交君兩京間風晨月夕觀君於稠人廣
座中不談政事則談文章君輒疊上奪席不肯少屈人
下人亦未嘗不以君為一代豪邁之士也是知君之所

負其才其氣世復能有幾人哉惜其僅得中壽而歿觀是集者要不可獨以詩取長於君也使天假之以年則君之所建所立抑豈不又有在詩之外其長為可傳者哉

興觀集序

興觀集者錢唐瞿迎以其弟暹集鄉先達仇山村瞿存齋二先生所著七言近體詩凡八十八首迎持以質之于同邑翰林修撰希範王先生先生徧閱之已以傳曰詩可以興可以觀援筆於集首大書二字曰興觀於是迎遂以其集名興觀集云夫山村名遠字仁近宋咸淳

名士宋亡落魄江湖間予知其為人得之於元太史金華黃文獻公所寄詩稱道其學其行不置其詩三十八首蓋暹得之於外家彭宗海之所藏在當時書以贈其同志盛元仁者而存齋名佑字宗吉實迎之叔父當洪武永樂中累官中外既閑太師英國張公延之為西席師名在兩京縉紳間識不識皆知為老成多才多學之士其詩五十首蓋在北京將南歸時書以貽暹為平澤者然二先生之出處雖不同則其學問要皆歸之於博見廣識有不可優劣論者也今觀其詩求其音節與悲思逸樂之趣未免有所不同誠以一在宋亡之季世一

在當 今文運亨嘉之日良由其時有古今盛衰之異
而然耳抑可不均謂之詞林中之傑作者耶嗟夫世之
有志於斯者固為學者之餘事以其所好亦未嘗不勞
神苦思無晝夜呻其佔畢間已及垂成則其作隨人而
亡有不啻若斯盡地滅者何限今二先生之作而得二
昆仲以表彰之於既沒之後則其作也可謂之不徒作
也噫二昆仲不其賢矣哉茲又將鐫梓以傳諸人仁介
予交何舜賓請序其由顧予後學何敢於二先生之作
之前贅蕪陋之辭以瀆知者之觀特重二昆仲有不沒
人之善之美亦義舉也姑強言以弁其端

講餘集序

講餘集者雲間錢君復亨之所作也復亨讀書擅岐黃
術以清曠自命奉母甚孝母病差劇有古黔婁之風致
國子助教曲江張先生為傳其事善評品人物有不如
其意者輒與之絕交不少貸嘗為予邑蕭山校官門下
之士有能與之相長者則愛之猶骨肉課講之餘以吟
以咏至忘寢食一篇之作非推敲數日則不出其用功
之深如是與予友人工部郎中朱君仲實為內外兄弟
無子沒已有年今朱君之子某由進士拜監察御史調
餘杭知縣慮其集他日無有所承傳者乃徵予序其由

殆欲藏之篋笥以篤親之仁夫詩人之詩貴平易而不貴奇怪必在本之以性情充之以問學發之以士氣擴之以思致此之謂詩觀之三百篇與漢魏而下諸大家之作可見已惟人之才力有高下故其所作有純駁若復亨之詩清而不枯華而不艷不泛不刻亦可謂得其趣得其體以闢其門戶者矣是集也所惜者無後而不能什襲以為一家之傳耳茲今尹於復亨為內姪徵序而珍藏之實盛德事也令尹其賢矣哉予亦托交於復亨者因其請可忘情乎故序以冠諸篇端云

宋學士文集序

今浙藩左叅政黃公以 聖朝翰林學士宋公平生所著述有曰潛溪前集潛溪後集潛溪續集潛溪文粹等集皆一時門人故舊各出已見集者其間若 朝廷大論撰與應酬公卿大夫士庶之碑銘序記之類公病其不能各以其類而會粹之乃於政事之餘於各集之所載者抉擇之俾各類從以歸于一既成易其各集之名而題之曰宋學士文集將鈔梓以廣其傳徵予序其由顧予何人而敢序公之文以徵之不置姑為之言曰公名濂字景濂別號潛溪金華之浦江人天姿粹美六歲入小學日可記二千餘言九歲能屬詩文脫口有奇語

百病水老五
九
鄉長老即以豪俊目之比長出游柳待制文肅公道傳
黃侍講文獻公潛卿之門於文既得二公之傳即大肆
其力積之七久知者謂其文有兼二公之所長浩七乎
莫窺其際源七乎莫知其窮之美聿致二公深相器重
之不少輟又若當時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功亦評公
之文曰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又曰若列子
馭風翮七乎不沾塵土由是公之文名日著雁薦授將
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以親老辭且知元運將否
堅卧不起原其心則未嘗不欲行其所學於世特世未
有能用之者耳恭惟 太祖高皇帝龍飛定鼎金陵公

拜書幣之徵乃曰大亂已極 真主出矣維其時也
遂幡然一出既出奉 旨授 皇太子經既入惟慳講
論為治之道推明用人之法立官府修典章參酌古今
於古孰為今可法孰為今不可法咸與其議至於大論
撰則又出於公手者居多致拜 玉音獎諭之曰宋濂
學足以明道文足以垂世之重由是而觀則公之文可
不謂之一代之文雄也耶宜參政公獲公之集不啻猶
拱璧且必抉擇其著述各以類從不惟免學者東搜西
索之勞殆欲其集與韓柳歐蘇之集並傳於世抑又豈
不欲天下之人知 聖朝文運之興而有公之文如是

足以追配乎古人蓋甚盛舉也叅政公名譽字廷永蒲田人由闈藩解元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累官至今職云

夏方伯封事稿序

廣西左布政使錢唐夏公既致仕其冢嗣某會粹其在官時凡所建白于上之稿為一帙藏于家友人何舜賓見之以其言炳々烺々有源有委本乎忠誠切於政教足為世之為仕者之鑒顏其題曰夏方伯封事稿以予與公有相知之好持以過予求序其端欽惟聖朝之制凡國家之利害毋事繁文許人々得以直言無隱

其言之當者行之不當者亦不加之罪甚盛典也由是下情得以上達利由之而興害由之而除所以致治隆虞周而措天下於泰山磐石之安於萬々年也矧公以進士發身敷歷中外三四十餘年於軍民利害無不周知故所刑于言者無所不當致拜俞允以見之於行殊無有不移於軍民者也噫若公可不謂之不負所學盡心所職以荅千載非常之遇者哉雖然士君子之言莫貴乎關世教切時務今觀公之所言於世教時務誠有之矣其視彼徒弄紙筆以馳騁無益之言者於公寧無媿乎予故於公是稿樂為之序而不辭公名時字以正

由進士拜給事中遷僉事參議參政至今官云

恩榮歸老詩集序

天順五年五月五日維時端陽予友人錢唐夏公以正以廣西左布政使拜恩歸老于家屬茲令辰觀一統之昇平萬物之生遂謂實千載之所遇歡聿啓乃具肴核酒醕于所居會鄉邦之同道咸以老而致其事者若某凡十又八人復敦延郡太守胡公貳守李公半刺張公閻公節推崔公同與其席舊好則白頭如新新知則傾蓋如故穆乎清風會于一堂之上列坐則隨所讓或齒或爵交談則從所長或禮或詩衣冠偉如禮

度翕如觴酌斯舉飲者必隨其量而盡醉不飲者亦不強其所不能既和且樂竟夕一由乎雅則復必各隨其趣或詩或賦寫以紀其盛篇什既成公乃彙粹成集徵序其端予念茲會辱公邀赴者甚懇以年登九十且限以一水艱於動止方以弗克如約為歉序以見屬又何可以不文辭惟夫人之生世孰不有類各有情必有其會以樂其所樂然會而樂也貴必得其地得其時得其旅以相成之斯得成其會以成其樂焉苟或紛擾上漫焉而施地非其地時非其時旅非其旅惟酒食是圖聲色是耽至滅棄禮法流連光景斯會而樂者果

得謂之會而樂邪否邪若公之茲會也于家林佳山佳水之間有竹可問有松可撫謂非得其地乎會于良辰荷天之寵錫老而歸無所事也謂非得其時乎與其會者又皆出詩入禮冠冕佩玉之流謂非得其旅乎故既會而樂也而人無有不得其所者誠謂之會誠謂之樂也較之唐宋諸賢之會曰耆英曰九老曰真率曰同年之會之樂夫何間然邪于是則知公之斯會也非徒取其樂也誠足以興禮讓而厚風俗者也繼自今惟祈諸公年彌高而德彌邵凡會必以唐宋諸賢之會為法時而會也而樂也以樂其當然之樂俾同垂芳百世

於不泯而後可毋曰古今人不相及若然予雖老則尚當強力以與焉詩賦凡若干篇皆隋珠卞璧也覽者必自得之此為之序復系之以詩云衣冠楚也邁凡儔解組歸來共白頭和氣一團成雅集清風千古效前脩詩篇信筆懷從寫酒量從人醉即休此樂端由天所錫街恩何以荅宸旒

出使紀行序

出使紀行者今通政使司左叅議陳君嘉猷為給事中時奉璽書使朝鮮滿刺迦二國往返道塗之所作也其季嘉瑞彙粹成集持以過予求序其端惟嘉猷實予

郡餘姚望族之裔予與念興其家交自其祖性善父惟誠叔父惟暨嘉猷有三世之久以是知其一門皆讀書惇行俱以科目而升位至通顯性善為吏部為州守為戶部惟誠為庠序師為翰林為方岳為太常惟為庠序師為縣令嘉猷為禮科刑科給事中至今官闔門之榮青紫蟬聯有不讓夫萬石君者自非由於家世之積與諸公實踐實履之至則不能致况嘉猷年方壯氣方銳步玉登金日近清光居公卿之列才日以充器日以大塞上諤上入咸期其德業有不止於此之美今觀是集奉使二國涉風濤歷嶮巇往來數萬里不以為難

如履平地而復從容自得寄興吟咏於耳目之所及者若長篇若短章得風人之體裁麗而則和而平有傲睨八極呼吸風雷之壯其視膏肓泉石以嘲風味月與持被入直三省叮嚀顧婢子語刺上不能休者相去何如邪雖然此特為嘉猷胸中抱負之餘事耳欲窺其遠者大者則又豈係於此哉是則嘉瑞之集是集也子知其不徒傳諸湖海以膾炙人口直欲附之家乘垂之子孫上由此以重夫家世風聲氣澤之來以思承傳嘉猷之遠者大者之德行事業於無窮云

哀頌序

傳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予觀今人之沒不啻與
草木同腐者多矣何者由其立心行已之不至於凡所
為多齷_匕汚下事於其生也幸而免耳至於其死欲其
有聞於人胡可得哉若浙江憲副崑山張公和者於家
食時予嘗知其為人端懿貞慈於書無所不讀及得其
文觀之豐緝優贍出入經史殊有作者之風迨釋褐為
進士觀政予吏部於其一言一動尤與流輩異間以所
負之長扣之大扣之則大應小扣之則小應否則默_匕
以規矩是守迨為郎刑部不徒有為而又有守久之以
聲實之著膺近臣薦以拜今職而所專者學校之務良

以公文行蕪備足為人之儀表而致之也公既蒞職知
近之學者多溺於偷惰欲一旦革其故習為難乃設為
教條既精且密因其才質徐_匕而牖導之期欲咸歸於
高明正大之域由是致浙之十一郡庠序之士無一不
心悅誠服以循其教焉故於其沒感其化者無遠邇大
小其惋惜之者至形之歌詩以伸其有餘不盡之情焉
由是而觀非公之學之行之德及人之深則何能致人
感之之深如是耶雖然予嘗見世之都高位食厚祿者
稍有小善人輒奉揚之不置及其去位有詈之毀之者
焉良由其為善之不力也致之孰若公於在位去位而

人慕之愛之及其沒也而人又哀之頌之如是之至噫
若公也非惟雖死猶不死而視彼為善不力者果何如
邪茲吾郡邑諸生既各為詩以哀之已復恐他作至於
散佚非彙粹之不足以昭公之善於無窮既成集請予
序之則是諸生忠序之心尤可重焉竊喜吾郡後進之
有人也故不辭而序以歸之云

送浙江憲僉辛君詩序

士君子欲特立獨行自重以達夫遠大者非務其實則
不能致能務其實則外誘不能奪則學斯實矣學得其
實則心由是而正身由是而脩殆見措諸行事未有不

得其理者乎是故君子之學不可不務其實也予平生
寡陋無似嘗取友四方必求其務實之士以為之資既
得之則未嘗不敬之慕之而不忘焉若吾浙憲僉辛君昉
亦其一也公河南襄城人出自宦門予嘗知其諸父禮
部郎中泰元城教諭岳所為所致皆卓卓有聲故君之
學得之家教自進士拜監察御史父之陞今職確乎其
有守而又有為歷之有年終始一致予嘗以其按部鷺
車蒞止在匕而觀叱止送迎聲威不假冰檠之甘湛乎
猶玉壺之注秋水其心倦匕焉惟在訟得其理民得其
安為所事是致識者不特載諸口碑而且尊之仰之猶

神明父母然求其所獲良由其學有其實而然也是則君之為人其可不又為予敬之慕之者哉尚卜其他日所至之遠大當不止於是而止也茲以秩滿將奏績干朝憲使曾公侃上乎於人甚慎許可者以書達予謂諸僚友咸有詩為贈屬序首簡予觀諸公之詩燦乎若編貝情文交致有頌有規忠告善道具美有焉尚何言哉竊願君之是行登于上上之考寵沐天恩載秣吾馬載膏吾車式邁南還不異疇昔與諸公同德同心以毗輔聖治與相成其友道焉耳舍此他無言者是為之序

可軒吟藁序

可軒吟藁者莆田陳先生之所著其家嗣會稽教諭華玉之所彙粹門人吏部考功主事楊璣氏之所校正者也教諭君一日持以示予屬序其端夫詩自三百篇後歷漢魏數千年來以至于今其體裁節奏蓋不知其幾變矣中間求其如三百篇之作有美有刺有勸有懲者能幾人哉且古人之詩貴平易而不貴奇怪惟在發乎情性而歸乎理義使人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被之邦國鄉人孝敬以之而成人倫以之而厚教化以之而美風俗以之而移斯足謂之詩也後世不務出此而所尚者鮮

有不事乎風雲月露禽魚草木之類驅才駕氣以騁其所負之豪宕競其此纖彼疵為能而已甚而反以臻夫理道者為庸腐以巧於雕鏤者為神俊良由其才力有等差與時之所尚不同耳若先生之詩也簡雅而峻潔該博而淳正清而不枯華而不艷斥奇怪而遵平易深得詩人之旨趣善雋永者則自知其味與凡品不同也自非先生涵養有素學問之充才氣之盛其奚能臻於是邪惜乎匿瑾藏瑜惟栖仁林下不及一出以鳴國家太平之盛以盡其所負耳宜乎其子與門人發其珠藏玉韞之美將刻梓以俟夫知者亦可謂之不徒作

也

送浙江右布政使謝公致仕詩序

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臨川謝公廷輔致其事去歸其鄉也車馬有行色矣其同寅若叅政春陵雷公復輩各分韻賦詩以舉其行詩既登軸邀予序諸首簡惟公予舊知也憶嘗序其家譜知其系出於宋康樂公靈運公自少知家世之重惟以詩書是好膺推擇為邑庠弟子負業成領鄉薦上春帟予時為會試同考官已識其為人於文字間及登進士第拜官禮部主事九載考最陞吏部考功郎中夫考功劇司也多難其人公為之則

若易也然予時忝居堂上則又稔知其所為所守迥異於人故為之敬之重之已迨膺近臣薦陞浙藩叅政至陞今職公尤坐鎮雍容於承流宣化者有年自始至終殊得其體致一方士論之歸重無異辭夫何良由其學行有素隨所在而著其聲實且歷事五朝幾四十年之父厯考無纖毫疵類之可指此豈淺也為仕者之所可企及耶且平居善教諸子致諸子之成皆由科目踐揚中外以嗣其袍笏則世之如公者又能幾人耶是行也全名全節予知其觀青山之嶙峋白雲之縹緲不日抵家覓昔日之朋舊與釣遊之所於佳山佳水間載登載眺歌吾之好咏吾之真無適而不得其所俾鄉之人又孰不指之為神仙中人乎于是知諸公之詩於公之行以華之者非諛也宜矣惜予亦致仕之老念與公相知非一日今年九十又三矣是別也第以未知與公復會於何時為懷云

送照磨王君造完陡門還官序

蕭山為紹興屬邑地臨江海自昔年穀多不獲有秋蓋以為民上者無禦旱潦之術也迨宋政和間有大儒龜山楊文靖公來為令憫民之患乃出卓識奇見相田之高者去其稅糧周圍凡八十里築隄以蓄洩其水名曰

湘湖其隄俗呼曰湖塘塘有穴十有六所遇潦則閉以蓄其水遇旱則啓之以洩其水以利於田九鄉均得其利水高於田名其穴曰陡門之皆以石為之夫何年久提督之者乏人致陡門皆廢民以土塞之遇旱潦於啓閉之勞民甚苦焉通年有鄉老賞真賈本原者以石岩陡門關繫甚大計本縣近有借民買辦軍需米一百九十石與民之有知者議頌以其米易楮石先復石岩之陡門奈有溺於苟且者經三年之久弗克就緒於是二老乃以其情陳之於巡按監察御史布政司按察司蒙上官咸以其言為是乃委本府照磨王君 專董其役

君至計本縣以米所易之楮石不數其用乃又勸得水利之家多者以足之興工於成化元年之十一月畢工於明年之三月致民咸謂君能成績年之所廢於一日財不費於公帑力不動於小民為利非小無有不歡忻而鼓舞之者茲君事竣將還有萬石長賀惠曹大德張文輩相率求言以華其行予謂是役也固雖上官是二老之言以為之然非君之有能有為則亦不能以副上官之托而成之也且予亦得其利者因其請姑序此以復之

亦菴文集序

吉安之泰和素為文士之淵藪予姑以同朝相知者言之若少師楊文貞公士奇吏部尚書王公行儉翰林學士陳公德遵曾公鶴齡祭酒蕭公孟勤之數公也雖出有先後皆能以文鳴中朝其所以笙鏞治道黼黻皇猷至備至盛其名之昭灼聞於天下人々矣其繼而興者尤有其人若今浙江按察使曾公亦其一也公不惟嘗游於諸公之門而實又為學士公之嫡胤故其學也傳之也精授之也確有源有委加以天分甚高故其形之於言者必本之以六經參之以子史而又出入乎韓柳歐蘇諸大家之作巖々乎不啻商敦周彝之不凡

也言々乎不啻黃鐘大口之相宣也殆欲與前之所陳諸公之作齊驅並駕為不忝矣噫何泰和之多賢而公又續其遺響如是哉雖然士之為學必貴乎明體而適用夫文章在於明道所以立其體政事在於及物所以致其用是故士之學必在乎文章政事之兼備而後可特世之能全之者幾人哉若公也自登甲科為監察御史僉憲外臺參政方岳以至今職二三十年間其見於政事者其明效大驗又為中外之所重由是而觀豈不以文章為公之餘事乎觀之是集者要當求公於是集之外之所得斯足謂之善求公者也公名簡字蒙簡齊

菴其別號云

天言錄序

天言錄者今禮部左侍郎崑山葉公盛為都察院僉都御史時巡撫廣東欽奉英宗睿皇帝之敕公謹錄成編其題其錄曰天言者尊之也是錄驥獲焚香拜觀不釋手者連日既而拜手稽首颺言曰大哉皇言乎一哉皇心乎雖唐虞三代之聖君漢唐宋之英君誼辟之聖謨神斷亦不是過其致寇殄民安者豈偶然哉雖然廟筭之良如天之運高地之運厚神妙固莫能測自非公之弘才廣識則亦不能副簡畀之重以致其

效也驥切念叨祿兩京寡陋無似樂與四方賢大夫士交以資所不逮其始也知公之在庠序之為人有學有行得之於提督學校之監察御史彭公勛孫公鼎及登進士第為兵科都給事中得之於少保兵部尚書于公謙吏部尚書王公直禮部尚書胡公澆都察院左都御史陳公鑑暨吏部郎中戴公瑞輩無不道公之所猷所為之於政事達大體不矯激不詭隨廉正剛方迥出人表由是獲與之相知者有年嗣是驥以衰憊屏迹林下跡雖踈心則未嘗不相親也今觀是錄知公自都給事中陞山西叅政居制于家簡在聖心奪情起復陞僉都御

史巡撫廣東以靖蠻寇累年拜 聖謨神斷形之於教
者至不一而足公克鞠躬盡瘁競上馬無敢或違雖於
出謀制勝不枉費者錢穀不枉勞者甲兵強暴除而禍
亂弭良善以之獲安方面以之獲靖有馬援之平徵側
徵貳裴度之擒吳元濟狄青之平儂智高之績爲 邦
家之光斯文之光者公固足以當之然究其所致非由
聖謨神斷之良其是能然耶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夫豈不信茲公膺大拜典邦禮格神人和上
下垂紳正笏於廟廊之上以輔今 聖上萬上太平
之治其來未艾必又自今日始也是錄也有不特傳之

爲公家子孫之寶殆必收之金匱爲 聖朝聖子神孫
持盈守成任官制治之國寶也謹序

送運副胡君獻績北上序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副使胡君宗美九年秩滿將獻績
大廷行有日矣客有數輩以留不可得過予言曰胡公
之佐吾輩之兩浙離司也學端行敏才瞻識良劄而不
虐柔而不縱不爲勢所惕不爲利所疚九年于茲始終猶
一日朝斯夕斯冰檠固守且化及妻子妻子亦樂與之
同苦辛卒俾所接者豪商豪商不敢有所干所部者豪
竈豪竈不敢有所肆亭民之貧者得以安其役弱者得

以吐其氣其賢其能載之口碑盈溢道塗如出一口今
茲行矣留莫可得遺愛在人其何可忘執事以為何如
予聞而嘆曰至公者人之心故好惡得其當者亦君子
之事以爾客之言紀胡君之善果不虛譽是則君可不
謂之不負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者乎予念跼伏林下雖
杜門不出於為政之善者未始無聞知君之所為所守
不惟不負其所學而實為 邦家之光斯文之光視彼
玉表而石中鳳鳴而鷲悍者有間竊識之也久茲聞客
言甚悉於予為尤信以胡君是行也挾素有之學抱可
稽之績殆見必考居上最從而以膺不次之擢或居中

以羽儀廟朝或補外以鎮緩方岳以展其遠者大者有
不特僅止于區區一方者在諸客欲留恐不足以淹其
神霄之翼與躡雲之足也客聞予言曰執事之期胡公
者如是吾輩鄙人烏得知之願如所言足以慰吾輩拳
拳於胡公也言既適其僚友運使張君遂同知崔君富
判官袁君銘經歷朱瑄知事李華暨大使李奉董求言
以華其行予姑即與客問答之言以塞其請尚期欲知
胡君之為人有考於斯君名琳字宗美南昌人

譜序

秦和桂林曾氏族譜序

秦和之桂林曾氏其先本姒姓實夏后氏少康封于曲
烈于鄆春秋時莒滅鄆太子巫居魯之武城嘆曰國滅
矣宜去邑為魯此曾得姓始也若孔門之高弟曾參元
西皆其系焉自是代有聞人至漢都鄉侯十一世孫關
內侯據雁王莽之亂避地江南據六世孫畧始定居于
吉之廬陵吉陽鄉睦陂又有分居撫州者畧之子唐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洪立又遷南豐是為南豐始祖
也四傳有曰致堯者當宋太宗時直史館生真七生吉
州軍事判官榮七生秘書佐郎銳又家廬陵生新淦主
簿中行又遷秦和之南岡長洲於今為秦和之始祖也

中行生伯祺伯祺生永堅永堅生元楨元楨生仁發仁
發生清淑清淑生國英國英以長洲居址湫隘似難聚
族復自長洲遷秦和之北門命子孫自為一譜以親其
所親詳其所詳焉今日秦和桂林曾氏族譜是也其曰
桂林者鄉以曾氏世尚詩禮科第不乏故題其坊曰桂
林譜因是得名以別他族焉今曾氏之賢胤曰本俊者
讀書知禮實英之六世孫以其季本宣佐教于邑因與
之往來以是譜求序其端夫古有大宗小宗之法先王
所以叙天倫係人心明教原敦正本而設也後世宗法
廢故知禮者於族有譜予以系聯派屬予以明辨親疎

由一世而百世殆俾派屬不紊親疏不踰其慎之至也如是自非知禮之君子有孝子慈孫尊祖敬宗之心者其能與於斯若曾氏自得姓來去今二千餘年其風聲氣澤不與海桑俱化者誠非世有賢子孫以振作之其何能致之邪若本俊昆季倦_上於斯譜是緝是守從可知矣予念嘗納交曾氏之宗人姑舉一二言之若翰林學士鶴齡德安知府士弘監察御史本清輩知其皆為成德之君子誠有光於是譜者為今曾氏之后人可不以其門地自重於族之顯之遠者姑置之於族之顯之近者如學士知府御史輩其所為所致炳_上煥_上于時者

可不則而象之儀而刑之以匹休其大乎若然則曾氏之族其昌且大而有光是譜曷有紀極哉且詩書所稱一則曰聿脩厥德一則曰追配前人予敢以斯言為本俊昆季誦頌以勗諸子孫由是益亢其宗也

蕭山任氏家乘序

蕭山任氏蓋邑之舊家也子孫繁衍以譜考之自宋迄今十有五世矣其第一世曰鑰者初不詳何許人仕宋建中初任司言以言事忤權貴落職建炎中令山陰卒于官其子种遂卜居山陰之桑盆里至第五世定翁實為鑰之玄孫樂蕭山之土地饒沃乃自桑盆徙而家焉

世以讀書積善聞至元有曰文昌曰子仁者鄉稱長者
當元季兵戈繹騷之日而其里為吳越要衝大夫士抱
所謂顧瞻四方蹙上靡所逞之憂者一時名公若吏部
尚書劉公謙侍郎聶公子初錄事董公朝宗提學劉公
伯溫判官邁公善卿文學王公子充輩至則必必致致于
家至於越月至於踰時至於卒歲而館之穀之其情其
意始終靡之或倦下至其子其孫若伯謙若伯厚若源若
衛輩守以為家法日以經史是務於死不克葬者則給
槨以葬之於饑不得食者則推食以濟之凡於義之所
當為者輒不少靳而亦未嘗以為德焉以是而觀則其

祖宗所積之厚而其子孫其有不昌大者乎今其遠孫
曰瑗曰純曰昇曰瑾曰琛以其先世所輯之譜併彙粹
其家所得名公巨卿銘誌之類通為一集題曰蕭山任
氏家乘來請序於予而所重者譜也夫士大夫家之有
譜蓋為尊祖敬宗而設所繫非小為子孫者其可輕視
之耶苟無譜則親疏何由而辨昭穆何由而叙同姓異
姓庶姓何由而別豈徒原支派之有遠近取閥閱之有
高下哉在必重祖宗之一氣於所子孫無貴無賤必
俱收而並錄之欲使其近而合也有敦睦之情遠而
睦也無乖離之患焉耳今考斯譜實出瑗輩之先世曰衛

曰瑄曰澂之所輯是則三君子之用心可謂之有仁人
孝子之心而有望於後之人繼之繩之謹於收族而續
之以至于百世無窮之心有焉今瑗輩是舉是蓋能繼
其志要不在以能續是譜不失為舊家之裔以夸耀其
鄉黨在必能繼其先世之讀書積善謹其持守大其門
戶于以光前于以振後而後可不然則與庸鄙者
無異而忝於先世其可乎哉因瑗輩以家乘請序併以
是說歸之非直為任氏子孫勉而且以凡為舊家之子
孫勉云

蕭山道源戴氏家譜序

予邑蕭山去邑治一里許里曰道源有戴氏世居焉戴
氏其先剡人晉處士遠之後遠有代序自中軍司馬諱
僧靜者徙居蕭山始世以詩禮相承至有曰文字誠之
者敦重儒雅篤於積善若患鄉之旱潦不時民艱於耕
耨乃相地高下創閘小江之上於春雨水溢則泄之於
夏旱水涸則堵之閘工之費不貲皆出一已民甚賴之
至於恤貧周困恒以為已任逮沒民感其功德奉安其
主以配食於土神之祠至今不絕子二曰壽字伯仁曰
恭字直夫昆季一心勇於為義不減父風致誠之而下
孫曾同居共煬者四世月朔旦望聚子孫詣祠堂深衣

大帶禮畢男女異序聽訓誠不敢私其田廬不敢私其
貨賄不敢私其服御家雖富饒亦不敢華衣美食以矜
驕鄉里壽無子以湯氏女兄之子曰履為後恭五子曰
潛曰沂曰淵曰洙曰澄自履而下皆能文章尤循仁然
以服習家庭之訓為謹履字正卿號靜心道人仕元海
道萬戶明易著有五行生剋制化論有幹局克主持家
務於凡生理門戶皆不勞其昆弟子孫聽其各親師取
友以進其學成其名家素廸納文章大家如尚書貢公
師恭誠意伯劉公伯溫翰林待制王公子充衢郡博士
胡公仲申翰林應奉唐公處敬翰林編脩蘇公伯衡輩

館之穀之不間歲月聽其去留其禮其義則靡敢或怠
故於其家之所謂家範尊聞堂養生堂書院讀書樓竹
林書屋靜心草舍梅友軒賓竹軒尚本齋於墓所謂松
雲菴愨善亭永思亭墓銘墓表致諸公皆有著述序其
家世之源委詩禮之承傳甚悉甚備俾子孫有所考質
而履之力居多也奈其年日高力莫能支且值元季變
故昆季子孫未免日離月析而其故家之流風餘韻尚
幸不泯若予及見者其子孫曰果曰朴曰權曰植輩猶
彬彬詩禮在鄉里人上足人之起敬起慕謂非予一邑
之詩禮舊家得乎是譜也曩歲予以老婦自天官時有

曰良者以予實其家三十八代孫洪武初科進士宿遷
知縣謙之子壻持其舊冊請予脩之予諾之困於老憊
未克如其所願今良之猶子融托其姻家葭州學正代
予成之予深感學正成人之美如此既成融仍持以過
予求叙其端嗚呼道源戴氏誠吾邑積善詩禮之家也
不幸中罹變故而其家雖不及前日之盛今觀其子孫
猶不暇千數百指其中翹楚特達者豈無其人未敢謂
之衰也况衰而復盛天之道也慎母曰君子之澤五世
而斬苟能力於悖德向善則於祖宗之澤繼數百世亦
打綿延而不替為可期也若融今日之脩是譜以盡其

尊祖敬宗之心者推之豈非克允其宗之賢子孫哉尚
冀語族人必以祖宗之所為所致為念而後可不然則
是譜亦文具而已其勉之哉

錢唐柴氏家譜序

杭有鉅族柴氏居錢唐之義谿子七孫七其來蓋不知
代幾易矣入 聖朝其族之裔有曰望字宗禮別號芝
塢者讀書尚義其所或復具載當代之名大夫士之傳
記贊咏題曰柴氏義事錄有板行于世子車字叔興以
春秋應進士科登鄉薦上春官不利入太學膺推擇累
官至兵部尚書階資善大夫歷事 五朝幾五十年其

文章政事尤為人之所稱道如少保禮部尚書楊文公所著神道碑是也一日其族孫郡庠生寅持家譜一帙過予告曰是譜實先祖芝塢翁之所脩至先叔祖尚書翁又手錄子孫傳緒之槩命寅叔父某續之不幸叔父早沒今譜乃寅父某其繼命而續之也敢求執事序以一言為後人勗予授而閱之其端有序蓋芝塢翁初脩譜時所著槩云其家以歷世之遠暨譜謀罹於兵燹莫考其世之所從來方以為慮有所素相知者為考其源至欲援柴世宗以為之祖焉者翁則不然恐疑以傳疑以起後人之清議即斷以己意直效蘇文安公不祖

刺史味道而惟以詳其所可詳親其所可親者收之乃以曾祖八三府君為第一世之祖而次第其傳緒以成其譜焉噫芝塢翁可不謂之得作譜之要者乎今觀某之所續既本諸芝塢翁所脩之實又遵譜尚書翁所錄之詳本照支屬昭穆明而親疎辯有緣有委祖其祖宗其宗父_上子_上兄_上弟_上不啻猶指諸掌俾子孫視之則其孝弟之心必油然而生不至視至親如塗人也必矣是則某也又可不謂之柴氏之善繼善述之賢子孫乎雖然世族大家之子孫不惟在善繼其世譜尤必在善述其世德而後可善繼其譜則譜固足以考其世次

以篤其親上之仁苟不世德以傳于家則又烏得為世
族大家之子孫哉予念先君子上高令與芝塢翁為莫
逆交而予又與尚書公少同志長同朝有得相告有失
相規其相與之情猶骨肉然今獲覩是譜則知其子孫
咸不墜其祖德寧不為之喜邪矧寅明經飭行其進也
譬猶水湧山出殆見他日名登甲科踐揚中外予以顯
其祖予以揚其宗則世其譜世其德之責未豈不有望
于寅哉以寅請序其譜敢併以是為言寅勉乎哉

鳳陽牛氏家譜序

牛氏本微子之後公子牛父為周司寇子孫因以王父

字為氏若鳳陽壽州牛氏亦其裔也今其胤子浙江都
指揮使司都指揮僉事名鐸字文振者公暇持其家譜
示予且曰吾牛氏自受氏來已千數百年子孫播遷南
北其端緒固不可考矣矧居鳳陽之壽州一泚其譜遭
元季之兵火不幸亦不可考今吾乃以所可知者倣歐
陽氏世經人締例循序緝以成編題曰鳳陽牛氏家譜
此者是也願執事不靳一言序其端以不獲辭受而閱
之其譜則始贈昭遠將軍某衛指揮僉事諱旺者鐸之
高祖也生一子興當 天朝啓運從 太祖高皇帝龍
興淮南南征北討以有功烈官至昭勇將軍揚州左衛

指揮僉事鐸之曾祖也生二子恕諒恕武德將軍錦衣衛千戶鐸之伯祖也諒鎮國將軍都指揮僉事鐸之祖也生二子通連通鎮國將軍都指揮僉事鐸之父也生二子長即鐸次欽鐸生二子洪濟蓋知譜自諱旺者而來至鐸之子洪濟其可考者凡六世可俾後之子孫由此綿亾而續之矣既明且簡昭亾其實視彼駕虛凌空以証其宗統者有間鐸其賢矣哉夫家之有譜由周官以小史掌奠世系辨昭穆定邦國之志者因其法廢故後世大人君子之家不可不自立譜以收其族苟無其譜宗族日繁則子孫無以知其本之所由來支之所由

分孰為昭孰為穆孰為親孰為疏其流之弊殆不至視至親如塗人者幾希此家譜之所以不容於不作也雖然為人之子孫固不可不思謹先世之譜諜尤不可不思嗣先世之功德予觀鐸之先人以都指揮僉事沒鐸例襲指揮僉事孰意鐸於既襲能以智勇敢王所愾肅清邊寇尋獲論功拜陞亦如先人之職可不謂之克謹先世之譜諜克嗣先世之功德者哉且公雖出武弁讀書尚禮綽有祭征虜之風既武且文其來尚有未艾以光其先者牛氏後之子孫其必篤念而敬承之哉予故書以為牛氏家譜序

金鄉高氏族譜序

今浙藩亞叅金鄉高公名崇字 有為有守賢方面也與予有斯文之契一日過予林下以所緝族譜授予請序其端予閱之則知其先出自今北京在金時為右北平郡附郡之邑曰富庶而高氏實富庶上西莊之鉅族世以武弁是襲迨亞叅之三世祖元東平路管民總管揆與其弟總帥拯總領擴以父元帥左監軍顯與金將劉鐵鞭戰於棗陽陣亡稿塋于彼莫知其所乃於金鄉別業陽山之原卜地按禮以衣冠招魂塋焉子孫遂依墓而居占籍金鄉此金鄉之有高氏也始其詳具載

東平路行軍萬戶府經歷杜仁傑中大夫濟寧路總管東路諸軍總管胡祗適二公之所撰墓碑今亞叅以先世所脩族譜屢罹兵燹無存僅存者墓上石刻宗支又莫能詳乃以可知者以元帥左叅軍顯之父皓為第一世下至其子士達士忠為第十世溯流而源由本而枝載稽載考卒致井乎其有條秩乎其有序昭穆以之而明戚疏以之而辨俾子孫觀之則知其孰為某派之所分孰為某枝之所出孰為某之祖孰為某之宗開卷盡在目睫間則孝弟之心豈不有油然而生不至視至親為塗人者乎雖然自周官九兩之法廢而士大夫家必

自修譜以收其族孰知傳之數世求其子孫能守其譜致祖宗之風聲氣澤不與海桑俱化者殊鮮於此則又知修其譜者非難而傳其譜者為難也若亞叅者以譜之失獨於族屬中既能以學以行奮身科目為名進士為名黃門為名方面顯其祖揚其宗已而又汲也焉以譜是修殆欲子也孫也嗣祖宗之芳猷於不墜則其為高氏之賢子孫也果何如邪且聞亞叅善教子致二子士達士忠克遵其教皆已明經飭行將由科目而嚮用于時也有日以是而推則知是譜之傳續之又續至于數百世無窮期者可卜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

曰子也孫也勿替引之予敢為高氏之子孫頌慎毋忘亞叅尊祖敬宗之心云

祁陽甯氏世譜序

昔者先王建國君民以有功德之臣謂其子孫歷世衆多不可無維持之法必因其嫡庶親疏之分為大宗一以重其本小宗四以聯其支俾其所以主祭祀以統宗族立小史以掌之去古既遠代不之講者已久故後世知禮大夫士之家必因之以自立其譜焉若今甯氏本姬姓周康叔封衛之後其十一世孫季亶食采於甯遂以國為氏其在甯者本原也是之謂大宗歷千百年來

子孫支派散處不一者小宗也是則甯氏子孫之居祁陽者小宗之譜何可以不作之耶然作譜之要貴得其實在必詳其所可詳而缺其所不可詳斯可耳苟或援貴以舍賤錄近而棄遠則豈得謂之尊祖敬宗以為收族之孝子慈孫哉若今浙江左叅政祁陽甯公良之作此譜其曰祁陽世譜者得之矣於得姓之祖則畧見之以示不忘其本自其可考之高祖以至于孫自河南而遷衡陽自衡陽而遷祁陽凡六世倣漢史年表例以世為之經以人為之緯必詳書而備錄之有原焉有委焉并乎其有條秩乎其不紊始始子孫於冠昏喪祭近而

合也有敦睦之情遠而聯也無乖離之患其為世也子孫尊祖敬宗之法為其甚至噫大叅公得不為甯氏之能克其宗之賢子孫乎雖然昔韓魏公有曰人能謹家謀而不忘其先者孝之大也特家之有譜未必人也能設也昧者不知所以修明者知所以修而不能保其不失欲保其不失非世也知所積德則不能致茲大叅公發身黃甲累歷華要以至方岳觀其承流宣化於所猷所為一以仁厚為心而不少怠聞其家之子孫亦克讀書惇行以祖武是繩是則斯譜必將子也孫也續之又續不惟不失俾傳百世之遠為可卜矣噫勿替引之甯氏

後之人尚勉之哉

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之五

